



新聞工作者

與媒體組織的互動



文強 · 著



新聞工作者 與媒體組織的互動

張文強 · 著

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 / 張文強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9. 01

面；公分. -- (社會科學類；AF0102)

BOD 版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221-135-9(平裝)

1. 新聞從業人員 2. 新聞業 3. 新聞媒體

895.1

97023829



社會科學類 AF0102

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

作 者 / 張文強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藍志成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1 月 BOD 一版

定價：49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感謝每位參與本書討論
在工作場域中努力工作、持續追尋自我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

序

到達這裡，已經走一段日子了。剩下這個難寫的「序」。而現在，像是結束一段旅行前的複雜心情，習慣性地後悔與自責。後悔旅程中的某一段，沒有用更細膩的方式去感受 1919 年那個落雪冬夜，卡夫卡走在布拉格那條長巷中的黑白心情。後悔旅程中的某一天，沒有更為勇敢地行走巴塞隆納街頭，寫實觀察西班牙人的熱鬧語言互動行為。或者，只是自責沒能在那個充滿紫色空氣的南法小鎮，買回薰衣草口味的玩具熊。我在想，如果當時有著更多細膩、更多勇敢，旅程會更深刻。

過去幾年，盡了最大力量完成這本書，但也在寫「序」的同時，有著結束旅行前的後悔、不安與自責，知道自己在許多地方處理得不夠細膩、不夠勇敢，以致論述得不夠深刻、不夠有層次感。這點，請參與本書討論的實務工作者原諒，我應該有做得更好的空間，也請讀者包涵。

這本書是至少八年的長期觀察結果，研究台灣新聞工作者如何與媒體組織互動。或者換個方式說明，這本書是在描述當下新聞工作者在組織內的真實生活，只是隨著時間，在相同主軸下，焦點有著些許變異與延展。

本書最初的企圖是在論述組織如何控制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如何回應組織控制，期待藉由重新處理新聞工作自主這個古典問題，幫助實務工作者找到更多能動性空間。只不過，就在這八年期間，台灣媒體產業出現某種重要的轉向，促成觀察焦點的挪動，也豐富了本書論述。我們開始發現，在當下這個經濟不景氣，參雜專業道德出現後現代式解離的年代，各種因素讓新聞工作者進入一種以生

存為主的工作心態，然後，新聞專業與其標示的工作自主問題似乎愈來愈被邊緣化，相對地，新聞工作者則愈來愈需要面對工作意義與自我認同這組存在價值問題。

本書藉由長期比對觀察，看到這種轉向。只是就在這種轉向幫忙完成本書的當下，我們也更為深刻地了解，本書是在書寫新聞工作者的生活，但對研究對象來說，卻是真真實實生活在本書描述場景中的人，赤裸與寫實地接受轉向影響，時代愈來愈艱困。八年前，我們大致還可以從研究對象身上整體感受一種新聞做為專業的驕傲、自信或理所當然，只是隨著時間，這種驕傲、自信與理所當然逐漸消失不見，生存問題迫使他們做出許多妥協，出現某種無力氛圍。許多新聞工作者就只是持續工作著，新聞只是一種工作而已，不再關切新聞專業與工作自主。

當然，這是選擇問題，真實世界終究有著現實考量，實務工作者不太可能只管理想，不顧生存，因此，在社會對新聞工作失望的同時，似乎也需要有著某種感同身受的體諒。不過，這也並不表示實務工作者都是如此，或就只能如此，只能消極度日。相對來說，我們便主張，即使是在這個不好、灰暗的年代，如果主體意識與自我超越還是重要的，那麼，存在價值終究是需要處理，或比過去更需要處理的問題。這如同一種在組織內部的自我追尋，在灰暗年代的自我追尋。知道工作的意義，知道自己是誰，才比較清楚自己應該要如何走下去，也才比較有熱情與理由走下去。

事實上，本書也的確發現，有些實務工作者的確在追尋，只是追尋的有些辛苦，然後讓我有著感動與感同身受。或者說，愈到結尾，身為作者的我，愈是感受本書不只是在討論新聞工作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相對地，它彷彿是在訴說許多當代人都會碰到的共同問題。例如，在管理主義盛行的大學場域，研究者似乎就遭遇類似問題。至少對於本書作者來說，在這樣一個需要考量各種現實因素，

傳統認同崩解的後現代場景，如何做為一個研究者便也不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而且愈是這幾年，我是誰？研究與教書工作的意義在哪裡？這類的問題也不時浮現心中。因此，就在本書觀看到數個卡夫卡身影，在當下新聞場域中孤獨行走，努力追尋自我的同時，自身似乎也面臨相同困境。

卡夫卡身影雖然有些孤獨，但我卻也相信，這可以是積極作為的開始，在某種殘忍成分之中，讓自己更去面對自己的存在價值，然後更積極找到自己的熱情、自己想要的樣子、做出屬於自己的作品。雖然這段過程可能是辛苦的，但卻是需要堅持的。幾位研究對象便在持續堅持，有人堅持得更令我感動。而這讓我有更多信心，也更期待，本書可以促動更多實務工作者思索這些問題，然後在各自實務場域成為行動者，爭取自己的能動性，勇敢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當然包含我自己在內，也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研究意義。不過，一位研究對象提醒我要交代另一種可能性，他說，也許是我們這些人想得太多了，自找罪受，或怨氣太重。

這本書的書寫過程，是種自我追尋，也因此，其中同樣參雜了許多不得不然的現實因素，與自己莫名的堅持。2000 年到 2005 年，我採用隔年申請方式，共執行了三次國科會研究案。不過就在第三次國科會研究案結束，約 2006 年三月，決定並且也實際展開本書撰寫沒多久之後，便意外接了系主任一職，在不適應與不上手中，又緊接著處理起近年大學工作的重頭戲，也就是接受系所評鑑工作。然後在每天持續書寫過程中，回過頭竟然發現，兩年過去了。而自己對於研究的某些堅持與固執，也讓這兩年走得慢。

簡單來說，在動筆之初，經過再三思索，為充份呼應長期研究過程中的轉折，以及新的觀察發現，決定採用重新書寫的方式，撰寫這書。於是我將過去發表在《新聞學研究》七十三期與八十四期的兩篇文章，《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

控制與反抗》與《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平淡與熱情的對峙》放在新的論述架構中，打散重新思考，進入本書不同位置，形成完整論述。並且在 2005 年第三次國科會研究結束之後，帶著自己的某種固執，以及某些不得不然的現實因素，幾乎在著手書寫本書的同時，獨自進行了一波後續研究，在不需要繳交正式結案報告的狀態下，探討第三次國科會研究所觀看到的新問題。於 2006 年開始以「黃金年代的消逝：新聞工作者自我認同與工作意義的轉變」為主軸，看了新的文獻，做了許多觀察，做了許多訪問。感謝許多實務工作者沒拿到訪談費用，反而積極給予的各項幫助，然後，也許因為直接書寫的刺激，這段期間反而有著更多的生產力與觀察，最終，完成這本書。

也就是說，這本書可以看成是過去八年的總結，其中包含前面五年共三次的正式國科會研究案，與最近一波自行研究的研究結果。最近一波的研究，雖然沒有如同之前國科會研究留下正式紀錄，但對本書來說，卻是深刻與豐富的，也是更為重要的關鍵。或者，就在我決定直接書寫本書，直接呈現完整研究結果的決定下，這本書除了前面兩篇《新聞學研究》文章的影子，也同時藏著其他幾篇可以獨立發表的文章。這段過程是種選擇，選擇把行政與教書之外時間，全部放到這本書上；選擇用這種自認較為浪漫，或者不得不然的方式自己做研究；選擇用這種方式直接呈現整個研究結果，保持論述完整性。

這種選擇的代價是讓我少了幾段應有的旅程，或少了幾篇發表文章。可是，書寫到最後，卻也愛上這段文字旅程，在其中，感受到研究的浪漫、興奮，當然還有挫折。這是段精彩旅程。最後，在類似結束一段精彩旅行前的複雜心情，需要感謝許多人。

感謝每位參與本書討論的研究對象們，謝謝你們的幫助，有你們，這本書才能完成，也再次為自己能力有限，無法更細緻論述各位生活而感到抱歉。感謝輔仁大學提供一個浪漫的研究環境，讓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展開自己的追尋，完成本書。感謝輔大新傳系所有同事

容忍我的某些固執，在我擔任系主任至今給予最多的空間與協助。感謝《新聞學研究》與《中華傳播學刊》編輯委員與諸位評審給予的意見，讓我獲益良多，更直接幫助本書內容的建構。感謝一直以來在學習路上給予幫助的師長們，謝謝你們。感謝國科會給予的實質幫助。當然，還有我的家人，容忍我這段期間某種形式的安靜。感謝我的好朋友，實質與精神上的鼓勵，愈後面愈讓我銘記在心。感謝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幫助，沒有你們專業的幫助，這本書無法如期出版。最後，我期待這本書具有作品精神，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謝謝大家。

張文強 謹識

2008年11月26日

目次

序	i
第一章 問題與立場	1
第二章 論述方法	19
第三章 活在封建采邑中	49
第四章 封建采邑內的庇護與效忠	85
第五章 控制的企圖與形式	117
第六章 常規做為自我控制機制	153
第七章 從抗拒到生存	191
第八章 進入以生存為主的工作心態	229
第九章 工作的意義與自我認同	265
第十章 結論：組織內的持續追尋	331
參考文獻	365

第一章 問題與立場

一直以來，新聞學這套專業論述為當代社會形塑了許多共識，定義新聞是什麼，並詳細描繪出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圖像。大多數學者、社會大眾，乃至部分新聞工作者都願意相信，新聞工作必須依靠獨立自主的個人，按照專業意理與標準從事工作。新聞是種被社會賦予特殊期待的行業，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不過，對許多實務工作者來說，專業圖像卻始終是個理想。因為在當代產業結構與生產方式安排下，新聞是在媒體組織內部分工完成，而個人更得依靠組織取得薪水，所以如同其他行業，組織對個人總有著無法迴避的影響 (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Hirsch, 1977; Shoemaker & Reese, 1991)。它提供工作必要資源，同時約束與控制了個人行為，也因此，即便做為專業，新聞工作者的自由度似乎不應該被高估。在新聞產製現實情境中，他們終究不是自由主體，無法自主決定新聞要如何做，也很難自主決定是否要抗拒來自組織的控制，往往有著身不由己的無奈 (McNair, 1998)。或者說，好的新聞工作者除了專業技術，更需要倫理能力，處理組織帶來的兩難困境 (Gardner, Csikszentmihalyi & Damon, 2001)。

這種安排形成一種難以迴避的結構性因素，深深影響新聞工作的實踐過程，以致學者與專業工作者經常會在實務世界發現，並且抱怨，主導新聞工作的是媒體組織，而不是新聞專業。也因此，該如何與所屬媒體組織互動，以維護工作自主，為自己爭取更多空間，便成為新聞工作者需要積極面對的課題。而專業道德式微、自我認同紛亂的後現代社會 (Gergen, 1991; Lyotard, 1984; Rosenau, 1992)，更讓這種結構性因素帶來深層、意外的影響力。當新聞工作者為了謀生，

赤裸裸地面對組織要求時，媒體組織將不只是影響工作自主而已，對照專業帶來的正面社會期待，來自媒體組織的諸多作為更會為個人製造出許多矛盾掙扎，直接牽動新聞工作的個人認同與存在意義這組基本問題。

因此，倘若我們採用某種較為務實的立場，充分理解媒體組織在當代新聞產製結構中的必要位置，並且同意即便是專業工作者也需要承擔謀生壓力。那麼，我們對新聞工作的研究，便應該正視組織存在這個事實，需要深入了解個人如何與組織互動，才能藉此務實地論述新聞工作及其困境，也才能務實地尋找擴展個人自主空間的方式，尋找真正屬於個人的自我認同與存在價值。

而本書便在積極回應這組問題。我們將論述，在組織這個必要實務情境限制下，做為組織一分子的現代新聞工作者，如何與組織互動。媒體組織是如何約束控制他們，會對他們與他們的工作產生什麼影響，而新聞工作者又用何種反抗或存活策略回應組織。最終，面對社會期待的拉扯，又是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認同與工作意義，以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們試圖挑戰新聞工作者做為組織人的宿命，在組織場域內，追尋更多工作自主與能動性空間、屬於個人的存在價值與熱情，然後看到更多自我超越與突破的可能性。

壹、新聞做為一種被期待的工作

一、新聞成為專業

如果我們順著 Schudson (1978) 的詮釋，快速回顧新聞專業化歷史可以發現，雖然美國報業有著政黨傳統，對於民主政治扮演重要角色，但十九世紀中期，便士報出現，之後報團興起，以及因各報團

競爭產生的羶色腥新聞，便充分透露這種行業的商業特質和魅力。報業雖然逐步擺脫政黨與政治勢力影響，卻也在同時間落入商業經營模式，成為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開始如同其他產業依循起資本主義邏輯。也就是說，在報團以羶色腥新聞滿足大眾口味，把商業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之際（Murry, 1965／漆敬堯譯，1992），新聞專業概念並不存在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報業。對當時投身新聞工作的人來說，新聞只是各式行業之一，並非專業。而這種資本主義基本邏輯延續至今，商業法則繼續主宰新聞產業，包含後續出現的廣播、電視等產業。甚至它發展得更為精緻，用更細膩的方式操作著，出現所謂市場導向新聞學之類的學術說法（McManus, 1994）。

不過，歷史的發展也非如此單純，或者這段歷史重要的地方在於它引發專業思維，改變了新聞工作的可能樣貌，也從此為新聞工作帶來難以逃脫的宿命。在十九世紀末，報業轉型、記者成為正式職業的情境下，配合黃色新聞氾濫誘發的反思，實務界與學界像是共同著手，逐步發展出此行業的專業概念。《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相關大學科系出現（李瞻，1993；Adam, 2001），便象徵當時大家正合力於商業法則之外，創造一種新工作方式。客觀中立、追求事實逐漸變成熟為人知的美式新聞工作原則（Chalaby, 1996；Fuller, 1996；Mirando, 2001；Schudson, 2001）和職業規範，然後影響新聞工作的社會認同。而之後報業社會責任論與調查性新聞報導的出現，則讓媒體背負起監督社會、服務社會的使命。

置身此種氛圍，新聞工作者也被期待應該懷抱專業理念，公正客觀地報導新聞，對政府提出針砭。無論是抱持中立型意理或參與型意理（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2），理當成為專業工作者。而新聞工作自主更在此過程中，成為專業論述的核心課題，廣為歐美新聞產業接受。第四權、無冕王，或公共場域等概念，都在在指出新聞工作者應獨立自主地完成工作，不受外力影響，並且以此為基礎，扮

演好服務公眾的責任。當然，除去這些抽象層次較高的概念原則，新聞專業論述亦包含相對應的技術層次作法，說明專業新聞該如何做。

直至今日，新聞專業論述已發展成細膩的論述體系。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套論述在主流學術世界成功運作，從應然面設定了許多工作標準與理想角色認同。然後試圖透過諸如新聞系教育、新聞相關書籍，以及專業團體，不斷地進行指導或規訓（Lester, 1995），好讓專業標準深耕於每位新聞工作者心中，並依此從事每日工作。只不過有意思的是，學術與實務界相互質疑、批評的頻率，卻也另類展現出這套被稱為「理論」的論述，在當今實務世界似乎欠缺決定性的力量。或者，也正是這套專業論述讓媒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雙重特性與困境。一方面媒體不折不扣地是種可在市場上自由交易的商品，同樣得追求利潤，否則便得面對倒閉關門的危機（Koch, 1991）；但另一方面做為社會公器的特性，卻也讓它們無法如同其他企業一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情追求利潤（Fink, 1995）。專業羈絆著媒體與新聞工作者。

二、是專業，更是社會期待的行業

不過，就在主張新聞是一種專業的同時，我們似乎習慣從規訓或教導的概念，看待新聞專業論述所具有的影響力，假定專業可以、也應該直接規範新聞工作者的個人行為。整個專業化過程就像是在執行一套完整的規訓計畫，只要個人有意願配合，便能學會並加以落實，而新聞產業也將在專業的凝聚下，形成一種內驅力，自我規訓與鞭策，達成新聞做為專業的理想。

不可否認地，新聞專業的確具有規訓效用，它的確塑造了若干堅信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只是於此同時，我們似乎也無法否認，對於為數更多的實務工作者而言，許多現實因素都將折衝與抵銷專業

論述的影響力，以致預期中的規訓力量並無法貫徹到行為層次。他們熟悉專業內容，能夠琅琅上口，但實際作為卻未能遵循專業原則。因此，學者經常感嘆實務界追求利潤法則，以致新聞專業無法發揮影響力，相對地，實務工作者也抱怨新聞專業的不切實際。

基本上，這種狀況反映專業論述於當代社會的整體危機，在所謂專業道德崩解的後現代社會（Lyotard, 1984；Rosenau, 1992），以及媒體激烈競爭的當代情境，也許專業論述的規訓力量本來就不似過去強大。不過規訓未能徹底，並不表示專業論述沒有存在價值，或不具影響力，只是需要換種方式重新觀看它的力量。而呼應這種說法，我們於研究過程便發現，新聞專業論述在學術世界成功後，也同時從學院向外擴散，形成一種「社會版」的論述。這種社會版雖然失之於簡單，但卻也廣泛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新聞工作的期待，然後為新聞工作者帶來壓力。

也就是說，除了直接進行規訓，專業論述的影響力還會透過社會期待展現，甚至在當代社會，其力量可能更大於前者。它們先是為新聞工作在社會大眾心中正面塑造出「專業」的形象，需要符合某些高標準的社會認可，然後於他們達不到標準時提出批判，藉此迂迴地對新聞工作者產生心理層面的壓力。在這種狀態下，儘管記者不信奉新聞專業，但某天，某位麵攤老闆娘、計程車司機對新聞工作的不屑，卻讓他們謹記在心。而這便真實發生在本書研究對象身上。

其實不用多加描述，從大量相關文本，包含學術作品、讀者投書，甚至新聞報導本身可以發現，相較於其他行業，社會大眾的確更為關心新聞媒體，對新聞工作也有更多的社會期待。而這些社會期待也並非只是空談，會對新聞工作者產生壓力，影響他們看待自我與新聞工作的方式，進一步決定工作作為，有關自我形成的理論便說明了這種迂迴式的影響力。

Mead（1934）與後續學者（Holstein & Gubrium, 2000；Lester, 1984）便主張，我們看待自我的方式，深受別人看待我們的方式影響，並非完

全由自己決定。或者，我們得考量他人期待，才能決定該在眾人面前呈現何種自我形象，持續進行印象整飭。所以，當社會大眾有所期待，且常以批評質疑形式表達時，對新聞工作者個人而言，社會大眾便在扮演「他人」的角色，而社會期待則透露這些「他人」看待新聞工作的方式。即便到最後，由於老闆、主管等其他重要他人影響，使社會期待無法獨自導引工作行為，但在此過程中，專業論述已不自覺形塑出一種十分寫實的社會期待與壓力。除非新聞工作者可以完全不理會社會看法，否則他們或多或少、或迎合或反對，都得回應這些高標準的期待。也因此，專業論述雖然沒能直接規訓個人行為，卻也換個方式為新聞工作者帶來相當的心理壓力，至少會擔心社會將如何看待他以及他的工作作為。

在這種狀態下，專業兩字代表的不只是既定工作意理、標準與技術，更代表新聞不同於一般行業，是受社會大眾矚目、充滿社會期待的工作。這些社會期待將影響新聞工作者，讓他們感受到壓力、矛盾與掙扎。

貳、在實踐場域，做為組織雇員的原罪與困境

社會期待連結了新聞工作的正面形象，但同樣的社會期待，也預告了新聞工作者在當下實務世界的困境。因為靠組織討生活的他們，即便願意認同新聞專業，想要符合社會期待，卻有著做為組織雇員的原罪與困境。媒體組織經常成為他們不得不屈從的壓力來源。

一、為組織工作的事實：受限於組織的個人

事實上，自從工業革命，企業開始主導社會的生產活動之後，組織便是工作生活的重心，如何在工作中與組織互動，也成為當代入必要面對的問題（Noon & Blyton, 1997；Watson, 1993）。不過，無論是

否意識到組織介入個人生活這個事實，個人受雇於組織、受限於組織，因組織感到無奈，是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發生於各行各業，也是許多暢銷書討論的課題。

從企業角度來看，企業與雇員之間保持一種市場交易關係，他們提供薪水，從勞動市場購買最適當的人力（Douma & Schreuder, 1992），再透過工作流程標準化、組織文化等方法，設法管理、控制或規訓每位雇員，使其行為符合組織目標與要求（Johnson & Gill, 1993；Townley, 1994）。在資本主義邏輯內，這種像是默契的交易關係，讓組織取得控制雇員行為的合法性。為了交易生活所需薪水，靠企業謀生的個人，雖然並非總是無條件地服從，但大部分狀況都得考量組織目標完成工作，以確保工作機會。

因此，當現代媒體與其他行業一樣，同樣是以企業方式經營，新聞工作者便無可避免地具有雇員角色（Tunstall, 1972），得接受老闆管理，然後成為組織化個人，得在工作時充分顧及組織目標，而組織也會以不同形式、深淺不一地控制新聞工作者（Hirsch, 1977; Shoemaker & Reese, 1991）。

也就是說，一直以來，組織介入個人工作的現象，並非新聞工作所獨有，而是遍存於各行各業，例如食品加工業、高科技等產業都面臨這種問題。只是在一般行業，影響的可能只是勞動條件，或出現異化問題，但對新聞這種強調工作自主性或專業理想的行業，組織與個人的關係則很容易因此被凸顯，甚至被對立起來。新聞產業如此，又或者在管理主義盛行的當代大學（Delanty, 2001），同樣強調自主性的老師，也面對類似問題。

二、組織目標與新聞專業理想的衝突

組織本身有著不同目標，目標間會相互衝突，也與組織決策等行為有關（Cybert & March, 1963）。只是就新聞產業而言，事情似乎更為